思軒文集

思軒文集卷之六

序

泰和蕭氏族譜序

蕭故世胄自望之相漢圖形麒麟閣厥後嗣世多稱象賢雖中更變遷然所在猶稱膏粱華腴宋紹興間有諱韶者自廷平來為泰和學諭遂占籍居邑平易坊析之為南寮連壤街口館背皆平易裔也平易之族五世至道美道美而下至國定累葉詩禮嗣是曰叔谿曰思敬曰子聞相繼傑出雖不為祿仕而惇德行義表表然為鄉邑之望子聞生伯器性特豪爽治生致富樂於分施時

稱長者伯器生崇襄以子蒼貴　勅贈監察御史娶孺人康氏有賢行蒼生數齡而父歿延師教之學成而孺人又歿蒼中進士為陝西道御史得祿矣而親不逮養其心蓋缺如也暇日乃取舊譜之遺綴緝成之曰庶幾少盡吾尊祖敬宗之心也舊譜載延平以上世系頗詳道美之弟道高嘗為南海縣令携之官歿而不返譜遂逸去繼有作者已不復詳至於名公序述猶略具焉永樂中蒼族兄承勳為金鄉教諭又携之官比卒而譜又逸去今存者惟傳次之略而已蒼繼作之又豈能詳乎夫譜其所可知而不譜其所不可知此古人法也畧其

所以分而詳吾之所自出此任人孝子之用心也蒼知存心於此重之而不敢忽慎之而不敢苟可不謂賢矣乎蒼以明經取進士官侍從跡其所存蓋將大有樹立以追述遠祖尚書之偉烈唐稱八葉宰相宋紀江西三瑞光前裕後將不在蒼與其子孫之繩繩者乎

送冢宰崔公詩序

吏部尚書廣宗崔公之請老而去也

上命賜之璽書置傳以歸以寵異之蓋當是時在廷大臣皆許自陳多致其事而去而公獨於幾事之先上由衷之請承優渥之數如此噫何其榮也公由正統丙辰

進士為户部主事陞萊州知府有治行驟遷湖廣右布政使轉江西左布政使更兩大藩而聲稱益著自是入
朝為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江東數郡賴公以安居二年陞吏部侍郎進尚書秉銓衡者最久舉選號為得人內艱服除改南京參贊留司機務名德老成搢紳賴以觀法兵民恃以按堵如公者誠不可以去此者也雖然公忠信明決人也自為吏侍年纔五十有五已上章乞身閱十五年今年六十有九章凡九上率為
上所勉留觀此則朝廷之倚任公者蓋可知矣公近以疾在告會南曹有考察之舉物情歉歉需公判定比公

力疾一出而去留之間帖然以服觀此則士大夫之屬望於公者又可知矣從容展布圖功攸終以酬
上恩以慰人望公豈無是心哉徒以疾病之不可為筋力之不可强勢位之不可久處晚節末路之不可不慎此公所為决去而不可留也公戒行南都士大夫咸惜其别而與之心尤竊有不釋然者蓋公平生好甄别人物汲引後進不以與為不肖謂或可委、以政毋汲汲焉援之甚力雖與之愚自不能奮庸於時以副公之期然於所以感公蓋不可謂不知已矣故於公行贈諸君子既各為歌詩與遂忘其僭而為之序

香山別墅唱和序

香山距宜興城北七里許予友宣君廷吉之別墅在焉蓋君自丞平谷致其事而歸已數年矣或教子讀書課僮僕以耕稼從賓客賦詩飲酒而與田夫野老商晴雨卜豐歉以為適蓋其心休休焉以樂暮齡而歌盛治是故有得於老氏止足之戒者也疇昔之夏予與朱聘君悉易蔣國醫汝琢同訪君山中以相與登高而眺遠其南則陽羨諸山蜿蜒橫亘其東則具區浩瀁而西有長塘洮滆之分派其北皆平疇沃野弥望無際公指以語予曰昔句踐滅吳范蠡乃乘扁舟浮五湖終身不返吳

主皓以山石自立石裂數丈為大瑞封禪國山劉宋庾業為守羣盜充斥業追討孔覬逋寇至長塘湖此何時也其山川無改遺蹟猶存而吾輩乃獲生長太平之世顧非幸歟又曰宋蘇子瞻與蔣穎叔連名策第實瓊林日已約卜居陽羨單錫亦同年進士屬以問田且託邵民瞻買宅一區此其意何如也晚年歸自嶺表訖不能一朝居而吾輩遂能終老此鄉以飽挹山川之勝又獨非幸歟因相與慨歎久之君遂命家僮具觴酌列坐芳林之下清風徐來炎熇頓消從容獻酬既各霑醉忘易首賦一詩予次其韻既而酉日已在樹端遂別別後予

來南京乂不得君音耗因復為四絕寄之乃者君以書來告曰君所貺諸詩士大夫見者多屬和之其紙以傳玩破裂斷別書此紙吾將軸而藏焉以遺子孫為山中盛事予諾之以奪於塵務久未暇書今待次東歸有日將復與君尋盟然愧無以藉手乃卒為書之而併叙一時會合之歡以弁諸詩之首

送助教黃君詩序

沅陵黃君倫字秉彛助教南雍未三載以疾乞歸就醫藥蓋君自正統甲子領湖藩鄉薦歷江寧訓導内丘王府教授松潘軍民指揮司教授以至今官三十

年矣所至率正席而坐嚴顏而言爲學者師一時及門者雖衰然有得而君之勞僃已甚此其所以言去而不欲以稟於職也始君之欲求去也予固止之君謝不可曰當文教凞明之朝領學省優崇之秩而獲從儒君子遊視昔曳裾　王門涉歷邉庭其勞逸奚翅百倍倫顧何辭以去哉徒以昔少壯而今衰遲昔無恙而今抱釁矣衰不任事爲曠官以疾在告而猶稟於公爲尸祿尸祿非義也曠官非禮也非禮非義人且有負乘之譏伐檀之刺矣倫顧何辭以不去哉吾聞之禮與義吾儒者所視以爲進退也舍進退之節而區區於離索之懷吾

儒者不為也於是聽其去不復留而六館諸君遂作詩送之詩成以屬予序盖予衰與病殆有甚於黄君者也而懷禄不去予尚何以言君去哉雖然予亦豈蔑然於禮義者哉支離沉痼叨竊無補蓋嘗陳於上矣而未即賜允嘗謀及諸君矣而輒留之特至予重違吾君與諸君子之意也勉留焉而君乃决去予誠有愧於君矣夫以禮義自與而不以與人君之心未必若是恝也君其行哉其必有以處我矣

贈戶部侍郎潘公序

太常少卿清漳潘公遵用以　簡命陞南京户部侍郎
其鄉人郎中黄君薛君主事鄧君林君謂予於公雅厚
相率請言為賀公登正統戊辰進士第擢吏科給事中
陞右給事中奉使琉球國還遷都給事中再遷南京太
常居久之而有是命公才識辟穎器宇魁岸清節偉望
雅著士林盖德立名顯宜躋穹秩久矣至是命下士大
夫咸以為淹先是　朝廷求堪任侍郎于吏部者三于
禮部者一天官卿皆以公應詔而皆不果用及今為南
京户部士大夫又為公少之夫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人
得之有以為多者矣而公綰銀章垂紫綬秩三品位八

座之次而猶以爲少官非久任仕非循資而擢用者皆
可謂速公自筮仕于今凡四轉在容臺者纔六稔而猶
以爲淹此其故何哉豈以公負兼人之才被當道之薦
而又當
聖天子望治如渴求賢如不及之日顧乃歷五舉而未
召而徒任之以制計委輸之務此士所爲闕然而未以
爲慊也昔梁公薦張柬之於朝以爲洛州司馬公曰臣
薦宰相非司馬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公又曰臣
所薦者可爲宰相猶未用也旣而卒用爲相然則公去
此豈無果於論薦如梁公其人以卒膺重任使儒術賢

業暴白於天下吾固於公有望矣

靜修齋詩序

錫山鄒佑之氏有燕居之齋曰靜修蓋本其先君子以善取之諸葛武侯戒子書中語以命名也以善墓木拱矣而佑之朝夕居之顧諟之如親見嚴君聞教戒蓋不特覩之羹墻升堂聆謦欬之音而已也於是心無外馳事無躁舉妄動兢兢焉恐懼修省少壯如一日士大夫聞而賢之咸為作靜修之詩予忝與有連又借為序以告之曰人心未嘗不靜也物感于外斯動矣人性未嘗不靜也情發于中斯動矣是靜其本體而動其用也動

靜初無有不善也惟其物之感無窮而情之發無制於是人欲熾天理息心危性鑿而動始汨其靜矣是故君子之修身也不可以不靜存其心養其性使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事必循理而不失其本然靈臺虛明淵然澂澈純粹至善衆理咸具此靜之體已立由是而接萬事處萬變雖紛紜交錯動以應之而其用不窮所謂動而無動身其有不修者乎佑之有見於此而致力焉故能以冲然之懷而超絕乎諠囂之途以澹然之欲而脫略乎綺纈之習日惟兀坐斯齋焚香讀書探賾索微深思搃省賓友過從辯析講究以求至當以至於治家

政之繁接姻黨之盛日用云為似亦膠轕而佑之處之方且暇豫所謂事至則動事去復静動静無端身何有不修者乎雖然予嘗聞諸濂洛諸儒之論矣曰惟静者可以為學曰始學者要静以入德曰近道莫如静曰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静曰静後見萬物皆有春意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蓋其言益密其理益微佑之盡亦究心於是乎究之何如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君子終日乾乾而已矣

賀侍御章君受　勑命序

浙江道御史章君顒字士昂任留臺三載有聲績遂給

勑命推恩贈其父封其母臺中故事凡同官有克舉其
職為
上所寵賚者皆須言為賀其僚劉惟嚴諸君以屬於予
士昂少頴異知嗜學景泰丙子中順天府鄉試天順丁
丑中進士第授湖廣德安推官決斷精敏郡無冤獄藩
憲諸君交譽之而大為都御史楊公所重凡他郡有劇
務咸屬君分理鄰境之民亦往往赴愬於君求得一言
以為平君用是知名於時被薦於當道以陟今官士昂
幼多疾其仲父撫愛之甚至比為德安仲父不忍其遠
去送之任留數月而歸語士昂曰吾家自有生業爾居

官宜以廉勤自勵毋怠忽以貽吾憂也歸未幾卒無嗣士昂聞之哀慟制服視常禮有加至是而寵加於親固已極其喜慶而於慨念諸父思有以報之而無及焉又不能不戚戚於懷也此予所知於士昂其篤於恩義以不忘其所自槩如此謝幾卿一門雍睦兄卒撫諸孤甚厚及長而賢皆幾卿獎訓之力而王伯輿以功當封鄉侯上疏求分封以報叔父古人高風近見君族 清朝盛典當有加於異代士昂去是不患其不能報也噫於報諸父且爾於受

明聖之恩宜何如其圖報哉憂國奉公憫時悼俗致

君堯舜躋世唐虞吾於士昂有望焉

贈張行人分題詩序

上即位之十有二年攬羣策建
皇儲以茂隆邦本亦既播告天下矣尋命遣使函詔往
賜安南國諭以
上意以禮部郎中樂君章為正使而為之副者則行人
張君朝振君即日陛辭舟發潞河兼程以行比至石城
瞻望鍾山祇謁
陵寢已乃趨三湘臨八桂周遊覽眺景與意會輒付之
吟咏以是年秋季抵南粵頒示恩詔王率陪臣郊迓俯

伏傾聽嵩呼蹈舞啓天使館延之上客度若不敢當主
客禮者事竣戒行王懇欵願留而君歸旆已越左江自
是經橫浦遵星渚覲庾嶺之寒梅對匡廬之霽雪順流
而東艤棹龍江反 命闕下南都士大夫既追餞之又
即君所履歷析十二題賦詩送之詩成其友方寧以屬
予序予惟 國家之撫有天下海内外諸國咸臣屬之
莫敢不來庭者然而遵正朔禀王度漸染華風知慕聲
教則東有朝鮮南有安南而已斯二國者亦素號秉禮
有非其他荒夷遠酋之比故 朝廷於二國遣使必慎
擇班行之彦遴選文學之士而後命之蓋將使之覲其

風儀以啓其愛慕之心也雖然自負强雄潛畜異謀則今日之安南似又非朝鮮比也擅滅敵國彼自以為有勇而吾以大義折之潛窺邊鄙彼自以為得計而吾以大信責之南金犀象報使稱貢彼自以為盡職而吾以大禮曉之又將使之聽其言論於笑談樽俎之間而悚然驚愕然畏以厭服其心庶知吾中國之有人也此古人所謂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又云國家有事相待以相無事將觀以使噫朝振於為使能不辱
君命如此異時出入將相勤勞王家又寧有負於
上命哉

冷菴詩序

予友陳粹之僉憲自號冷菴嘗求士大夫作詩其篇什甚富乃者寓書南雍屬為之序粹之稟明敏之資負踔絶之志發解鄉闈釋褐南宮以名進士為賢法從歷職理官持憲外臺步履所至聲光赫奕有非閒曹冷局比也而菴以冷名無乃非其情乎雖然粹之儒者也夫儒者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不以其身之官達而失其初心不以其時之寵遇而忘其素分所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蓋官雖顯而其身無異於寒素也儒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故得其道不欲獨善其身必思以兼

濟天下所謂處廈屋宜念巢居露寢者衣温燠宜念卒
歳無衣者蓋其身雖處乎貴富而於一民之寒猶已寒
之其心固自若也氣歊熏灼炙手可熱在儒者視之直
以為氷山至於衣弊不補履决不苴其有感於儒者之
心雖使之挾纊可也然則粹之之所以名菴固將行其
志以達其道夫豈區區於官職冷熱之較哉粹之為人
器宇高邃志慮澄澈有砥礪廉隅之行與之接者如執
熱而濯凉風洒洒然不覺清氣之襲人也謂非不懾於
勢位不怵於聲利有歳寒後凋之節者能若是哉雖然
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晚節末

路人所難保北齊王叔朗有云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爾叔朗此言雖非中道然可以為躁競者戒粹之去是位日益隮名日益顯吾懼粹之之不終於冷也故為是説以申之粹之其尚勵夫氷蘗之操哉

送李郎中致仕歸泰和序

工部虞衡司郎中李咸章之致其事而去也其同官黄言紹輩請言贈之咸章江右泰和人父信圭嘗為清河令有政聲秩滿陞處州知府君侍父宦遊三十年雅有識器學士芳洲陳先生賢而妻之君侍芳洲于京師者幾十年而聞見益博益練習世故當道聞而又賢之薦

於　朝授刑部司務服憂改南京工部遷都水員外郎轉今官又二十年于茲矣蓋在秋曹賛佣成之績在冬官理繕修之務一時搢紳推重之謂其遠紹處州之遺烈追襲芳洲之令緒右官華秩何所不至而君恒懇懇白之當道願以老歸比今得請其年纔六十有二未老而休以全晚節遺外聲利如棄敝屣噫何其賢也前輩嘗言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又云失利則戚戚若不可生者此常人之情也今咸章之去筠川有別業瀼南有草堂蓋異乎無所於歸者矣四子諸孫森然玉立有學術業以志進取君之歸也優游林下以

享其養以觀其成其樂有不可勝言者又非戚戚者之可比矣雖然此猶待乎外也予聞之李氏之先嘗以富而好禮為其邑西北諸鄉大家之冠則咸章之所傳者禮義也禮義在內其視外物為輕然則咸章之進退有餘裕者抑豈非其內有足恃哉予與咸章交最久相知最深故因諸君之請而序以送之如此

送憲副陶君還廣東序

廣東按察僉事陶君自强滿九載赴闕途遇部符陞君副使俾還治所經略邊務蓋　簡命也君道出南都御史余承之輩請文贈之君廣右鬱林人弱冠以父任補

官丞新會有惠政及民民懼其滿且遷去詣 闕乞留
累疏不絕
上從之陞知縣事屬時西寇竊發攻陷州郡鄰境驛騷
君帥民築于城立屯堡募丁壯設方略以捍禦之藩司
上其事陞同知府事未赴會總督軍務都憲韓公雍薦
陞僉事奉 璽書之任邑父老數百人遮道願留不可
乃立碑城南題曰思德築亭覆之君即日統兵赴敵紀
律嚴明士樂用命所向克捷韓公復上其事以有是命
君先公在正統間累官浙江按察副使帥兵征叛寇葉
宗流殄其渠魁以死事聞

上悼惜之贈官參政優卹其家錄用其子此君所以辛承父蔭以克篤成烈也予嘗博觀前史所稱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昭文德恢武功以輔成王業者何代無之然求如唐李元直父子率不多見蓋晟既蕩夷兇慝而愬平淮蔡復踵其美世建大勳搢紳榮之然則如君父子之所建立亦何讓於彼哉君尚勉焉以就功名無怠於已成無忽於未然吾見他時勳庸之懋爵秩之崇又將有增光於前人者矣

贈侍御康君考績序

南京福建道御史康君將獻績闕下其鄉人大理寺丞

崔君侍御宋君鄭君屬予言贈之予未及爲而君已即
程比其返而君之最績已升聞於
上龍章鳳勑已頒布於下其鄉人榮之以要予必言君
名文字載道山右石州人少舉才儁遊邑庠領鄉書成
化丙戌中進士第時
令上新政謂教化未旁達恵澤未究施於民者由親民
之官未得其人命下吏部擇進士才敏者授赤縣令君
於是授知建平縣建平畿內大邑也君爲之三載邑稱
治課最爲當時第一天官卿言於
上以陟令官君益究厥心愼厥操履詰奸禁暴無事苛

刻而憲度畢舉一時臺臣號為得體此君所為荐著佳績卒膺寵命有非偶然之故也予聞之莫邪干將古之良劍也其始脫型與他劍類爾至於清瀑淬其鋒越砥歛其鍔用之以隨波截鴻水不濡刃人始以為奇又用之以剸犀兕之革若篲氾畫塗人於是益奇之君始治建平截鴻也今處留臺剸犀兕矣尚淬之礪之使其鋒益銳鍔益利又將用之以斷蛟龍於砉然爾則人將大奇之曰果天下之利器也顧不偉歟

贈李同知獻績序

清漳李惟諧以成化戊子同知廬州府事今年丁酉九

載秩滿將去獻績于　朝廬所屬二州五縣之民輓留之以言於巡按巡撫總漕以疏其政蹟於
上未報而君已行知六安州莆田高尊卿來請予言送之廬淮南大郡也有軍旅之籍有貢賦之條有訟獄之牘其事叢而務劇如絲棼蝟集此猶其細故也至於興學校勸農桑彰善癉惡簡修進良此則其大者而君皆佐理之閱九年如一日比其去如始至而俊民用彰民用阜康習俗用以無漓則視之昔有加焉於是乎民感之而願留巡按巡撫總漕愛重之而欲其留以視夫不獲於上下而惟恐其去之不速者其相去遠甚此尊卿

之言而亦廬人士之公言也予聞之治民者佐郡爲難以儒術飾吏治者爲尤難蓋位逼則嫌於侵傳經業則鄙談法制使非積誠以動人負通才以處煩應猝而欲望其收美績如惟諧者吾未始多見也惟諧尊甫學諭先生嘗典教吾邑予獲識君予同年朱廷用楊永明相繼守廬與今守葉景暘皆君之僚而予之所厚又因以竊聞君治行之詳故不辭尊卿之請而序以贈之於戲聖明在上軫念黎元以甄別牧守之治於凡請留乞復者多俛從民意尊卿幸一語廬民李使君當不日還任矣去思遺愛無久勞爾爲也

瑞麥詩序

成化丁酉夏五月瑞麥生金壇縣境芃芃于野漸漸其秀一莖兩岐分芒偶穟邑民駭視遠近歡動咸曰此吾邑侯之仁政敷洽於民感召和氣天錫嘉瑞以彰侯之德非偶然也盍亦播諸聲詩傳諸紀述雖非吾侯之意在吾心有不容已也於是致仕都運史公作詩為倡邑士之善鳴者從而和之稡而録之總若干篇庠生周昱莘謁予南雍請為之序當是時汪君仲和來為令甫朞月勤勞早夜殫心致理惠利所及民罔疵癘歲比有秋以來禎應稽之於古若張堪守漁陽而有麥穗兩岐之

歌正此類也雖然堪之事民歌之也而君則士頌之故
善為政者與其得民心孰若得士心與其得民俗之歌
謠孰若得士大夫之頌美何也士者民之秀而詩又言
之精者也汪君儒者也儒者之為政本經術以飾吏事
衆法理以濟道教民生既遂士習丕變是故宜其致效
之若是也不然欲求年穀順成且不可得顧安望有雈
粦之瑞欲求慈君仁父之謠且不可以倖致又安望有
降福穰穰之頌哉君本淅之仁和世族先公御史起家
文學道德之懿實出流輩故君與其兄伯諧幼服庭訓
繼擢甲科伯諧入翰林為史官光顯矣而君復拜

寵命令茲畿內大邑涖政未幾而協氣嘉生休禎克應使加之以持久委之以重任其燮調而感召者宜如何哉聯清鸞華君且有日是詩之作亦將與思文之什臣工之詠同垂於不朽矣

送學錄常君考績序

檇李常君纓字宗冕為太學錄九年循例獻績　闕下行有日同官諸君子請言贈之予嘗以為吾儒者之道非徒操弄翰墨以工為詞章而已也非徒呻其佔畢強顏以為人師而已也蓋必其行無不達其施無不宜窮千古之久而質之無不合舉四海之遠而措之無不準

何者其操之有要而存之有本也故不用儒則已用之則有益於國君心格於上民俗成於下無僨事之譏無妨政之謫大用之則大行小用之則小行豈惟其用有大小雖擯而不用雖隱于窮閻而志無隕穫焉道誠存也道之不行世方以儒為詬病謂儒術謬悠儒效闊踈抑豈其然哉宗冕之為訓導于邑學也邑士翕然慕嚮之及為錄于太學太學士又翕然慕嚮之此其已用者其未用者予知之宗冕有政事之才有憫時悼俗之志而又有刻廉之操蓋自其先公守雷州以清白相承至于今官兩世五十年而囊無十金之儲此其心泊然儒

者也堯宗冕之用使其道得行吾知其不徒以善淑人而已也荀卿氏不云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非羿也而無輿馬無弓矢非儒者之過也方今聖天子獨用儒術宵旰求賢以圖治理宗冕挾是道以登用於朝策勲顯庸儒之效且暴白矣

送通判李君歸滇南序

應天府通判李宗質之去歸其鄉也刑部郎中文澍以序屬予且曰宗質賢者也其持身謹飭治事敏辨在官三載黎民懷之然其性直而絞不能與時湛浮嘗泣屬

邑徵上供之幣憫民力已竭而供需無已請以公帑羨錢代輸歸而言之長不可而君不以為然向容尹不法事覺府檄君覈實既具獄按治官欲貸之脅君易狀君執不可或勸之曰受命佐郡事當爭職也卒不少貶由是漸漬之毀日聞於當道當道弗之察君亦弗之備也今年秋會有詔考察兩京諸司有汰黜者宗質與焉搢紳聞之譁然求君所以去而君亦弗之辯也乃告行於常所來往買舟南歸行有日澍等與之有鄉曲之好惜其心不能自白願乞先生一言道之庶公論藉以不泯嗚呼宗質亦嘗聞諸市虎之訛投杼之惑乎夫市之無

虎明矣以三人言而成虎曾參不殺人然言者三至其母懼投杼踰垣而走今毀君者或過三人而當道於君其親信不必如參之母宗質其能免於去乎宗質亦嘗觀之原毀之論乎其曰古之非人也指數於衆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違嚬蹙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其機陷之巧媒孽之隱有非宗質意料之所及如此宗質其能免於去乎使宗質不去抑果能上下其手隨時而波靡乎果能脂韋其行與衆而混淆乎果能毀方以爲圓乎果能揉直以爲曲乎即不然必無以善其後者宗質雖欲不去其可得乎雖然予尚有告焉古

之君子去位也其志樂於道其心安於義命所謂廢興有命行止皆天者此聖賢明訓也宗質勉之則宗質非但賢於今人而已也

贈漳郡太守姜君序

刑部郎中檇李姜君諒字用貞近陞福建漳州府太守右副都御史潘公漳人也喜其鄉得賢太守謂予知用貞者屬一言為贈蓋君自景泰初元會試禮闈與予同在場屋天順甲申登進士第拜行人司副陞郎中又同遊兩京於其別固予之所欲贈也予聞古人之守漳者多矣其最著者無如考亭先生先生之守漳其善政多

矣其大要不過教養二事予請為用貞言之臨漳素號
道院宋至紹熙其俗寖敝先生始至下教述古今禮律
以開喻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
說以訓子弟時即學校誘諸生其至郡齋請業問難
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耻者使列學職為
諸生倡奏除屬邑上供罷科茶錢七千餘緡蠲減本州
無額經總制錢四千餘緡除瀕海鬻鹽鋪之害民者十
餘所又請行經界以均田稅列上釋奠禮儀數事以明
古典用是南陬之人始而慕中而疑終乃爾然以定僚
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

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奸豪猾斂跡而不敢冒法浮屠舊有傳經禮塔朝嶽之會者爲之屏息盜竊之徒亦望風奔遁以改復生業朞年化成而先生去漳而民思之不忘然則用貞之所宜取則者舍先生其何以哉傳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茍得其人而舉先生之所施於民者以施於今則民之感之將無以異於昔然則先生之有傳於後世者舍用貞其何望哉用貞詳愼君子也其立志不以近小自居其處官行己率以古人自期然則期之於復古而望之以遠到者此乎區區之言而亦都

憲諸公屬望之意也

送長史蕭君詩序

泰和蕭君寬夫舉景泰庚午鄉薦歷應山固始兩學教諭轉國子博士遷監丞今年春陞　蜀府左長史行有日六館諸君作詩送之予當序首簡蓋君自成化己丑來南雍凡為博士者五年為監丞者四年其秉德廸道執禮而莫懲則始終如一日　朝廷敦睦宗藩慎簡乃僚必求如君者而後授之於是士大夫咸為君賀噫此衆人之公也而予之所望於君則私也何也予以菲才叨典冑教益深有賴於君以輔予不逮而况有輔仁之

益於諸君有成德達材之教於諸生抑又不能無賴於君也此其所以惜君之去又非予一人之私也雖然又非特今日爲然也昔在洪武已巳之春　蜀獻王將之國成都難其輔
高皇帝特勑吏部按其簡在
寮𡨚者一人于國子助教中得陳南賓者以爲左長史俾顓講論職輔導蓋慎之也於是胄館諸生咸悵惜其去以失明師而同府寮寀則願幸其來以得賢長史至於朝士之相知者不惟以其得陞長史爲賀而且以得遇　賢王爲賀也今君之陞

上不擇之他司而必於太學其遴選之意固已遠符
聖祖之意矣則寮寀之願幸君來與朝士之賀君得遇
賢王又豈有異於南賓者哉然則予之所以惜君者請
更以為賀

贈教授張君詩序

吾儒者用世其最重者為國家育賢最要者為國家得
賢夫賢才者聖王之所以易海内者然非養之則不成
非求之則不得而司所以養而求之之任則師儒其職
也師儒者學校之官科目之主司也斯二者有一焉已
足為當世所重況兼任之如吾張君者哉君名機字仲

諱陝西臨潼人性明敏有學術正統乙丑會試中乙榜授河南上蔡教諭九載陞常州教授所至立教條勤講授諸生受業者彬彬濟濟以出應時需躋顯融盖汝南之俊乂勃興江左之倫魁踵接不謂之能育賢矣乎成化辛卯山西聘與文衡甲午雲南福建且交聘焉君辭弗獲乃從福建之先聘者其去取之公品題之當不惟不浮於士論抑亦不怵於勢位於是晉藩有多士之稱閩省盛文儒之選茲又不謂之得賢矣乎夫既養之以成其才而又取之以備其用謂非道德足以淑人才識足以知人而欲求能勝其任豈不為甚難矣乎先儒揚

予雲有言務學不如務求師模不模範不範者為不少矣君其學者之模範乎傳又云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君其文章之權衡繩墨乎君赴闈時吾常士大夫多為詩送之至是且滿考矣門生烏昕輩始来請予為序嗚呼予亦叨

上命典教國學亦嘗從士林諸君濫與校文之列所謂正模定範登明選公蓋深有愧於古人有負於　國家者也序言之作豈徒頌君而不益以自訟哉

定西侯蔣公輓詩序

定西侯蔣公之終既葬矣士大夫追慕之謂公古良將

才也圖事揆策克敵蕩寇　朝廷嘗倚重焉今而已矣安有能入參廟筭以運籌帷幄者安有能出總師干以經畧萬里者安有能控制邊陲使
天子無宵旰之憂者然而錦衣玉食者非不多也上方珍異之錫非不駢蕃也金書鐵券帶礪河山之誓非不明且信也夫何一夫跳梁衆乃錯愕三邊未請討將安出尺寸自效而驕侈已盈此有識者之所爲寒心以追慕於公也追慕之不已而形於言以詠歎之亦人情之所必至也不然公年七十壽已高起家介冑致位列侯貴已極勞伐之建爵土之頒殊績懋賞冠絕當代榮寵

已殊異而尚何以嗟悼爲哉至於訃音上聞哀感
宸極輟視朝賜賻奠涇國有贈武勇有謚恩榮始終永
賁丘壟人將歌頌之不暇而尚何以詠歎爲哉昔祭遵
從光武平漁陽拒隴蜀征討有功及卒帝愍悼之臨朝
輟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此
上所爲不忘於公也文帝備匈奴感馮唐之言拊髀曰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知公之名抑又有聞於後
世者矣後世至遠也其相感乃爾况生與同時者乎
君臣至懸絕也於哀死乃爾况與公有契分之雅者乎
是宜詠歎之不能已於言也詩凡若干首公之襲封

定西侯琬稟辭成編以求予序予雖不獲識公而獲與
嗣侯交知其無忝厥祖而尤汲汲焉惟恐祖烈之弗彰
蓋國之名臣家之賢孫子也嗚呼公可謂不死矣

思軒文集卷之六

序

梅花百詠詩序

古人詠梅花者多矣然人不數篇篇非一韻未聞有一韻百篇者也一韻百篇亦已難矣和之者亦至百篇探造化之藴窮物理之妙而發前人之所未發豈不為尤難矣乎勝國時翰林馮海粟嘗以梅花百詠過江訪本中峯于臨安山中中峯不踰日而盡和之馮詩僅絶向爾本百首皆律然猶未和其韻也至國初錫山王達善先生則盡取中峯之韻和之一夕而成頃者吾友朱

君悉易又追和其韻自晨起握筆濡墨疾書初若不經意者蓋晷不屢移而詩亦成矣何其速也其門人趙昌齡以鋟諸梓以一編寓予觀其用意之刻至措辭之精切發吟艷於殘粧騁奇蹤於故步蓋不惟速而又奇矣予嘗考之鹽梅之喻載之商書摽梅之什著之風詩梅當其時其可取者實與材爾未聞有取於花而歌詠之者說者以為是梅之未遇也六朝已後能詩如陰何輩始有早梅諸篇沿唐及宋李杜蘇黃皆雄於詩詠梅之作亦累見於篇什而林君復直以梅詩著稱或者遂以為梅於是時蓋有遇矣殊不知自元以來賦詠益多一

韻而百篇一倡而三和舉梅之丰神標格披抉無遺如吾悉易諸君子者然則梅之有遇誠未有盛於斯時者也雖然梅花中之高潔者也其閒淡簡遠之趣蓋不與凡草木爭妍鬬艷於春風桃李之場而獨遠避之水邊籬落風霜寂歷之境是遇與不遇恐未足為梅重輕也王文正百花頭上之語唐子西東君留客之句又特假梅以喻其志爾予嘗愛二詩而未知所處悉易深於梅者也其必有以處我矣

送黃司徒致仕序

南京户部尚書三山黃公頃上章請老

上重違其意賜之璽書命馳傳送公還鄉仍命有司月給廩粟歲給輿隸尤惓惓諭公勉進藥食順養壽年優游田里安享和平之福噫

上之篤念舊臣優其老以錫之福抑何仁且厚也盖公自正統乙丑登進士第擢御史累陞僉事參政按察使布政使副都御史吏部侍郎以至今官歷中外幾四十年而恪勤匪懈訖如一日初公之為御史也嘗出巡貴州會苗寇竊發乃設策勦平之尋命安撫湖南所至奸宄屏迹逺人嚮化既而廣賊流剽勢尤猖獗適公由浙臬來參藩政乃復大著撫除之績焉夫公退然一儒

生也軍旅之事侶非所長然於蹈危履險運籌決勝雖當大敵躬冒矢石被重圍至羅雀掘鼠而氣不少餒有烈丈夫宿閑韜畧所不及者至論其平生居綱紀之司履藩垣之任以至於登廟堂位臺省樹勳立業磊磊落落此公所素負與士大夫所素望於公可無庸為縷數也此公所為能承

上寵以來今日之榮有非偶然之故也嘗試觀之古人之得謝而被優禮者如張安昌之賜安車宋廣平之賜廩禄孔述睿之給公駙李百藥之賜手詔前史書之以為盛典然猶代遇一人人沾一寵而公以一人兼之豈

不爲尤榮也哉後必有史官書之以誇示百代者矣公
戒行有日南京搢紳諸公謂宜有贈言猥以屬予於是
乎書

慶三省翁壽七十序

錫邑鵝湖之上有故家曰華氏昆弟五人皆賢而有德
曰思淳號三省翁者其季也其家既高貲而五人者復
敦尚行誼睦宗和族賑窮恤匱盖鄉閭無武斷之患而
家庭有樂孺之情一時義聲籍甚近數年來諸兄相繼
物故而翁亦頹然以老今年壽七十矣盖雖老而無恙
而家益饒裕三子曰概曰楷曰格篤於孝養諸孫八人

日侍左右而翁又熙然有以待老雖然亦豈無自而然
哉當是時　國家承平日久
祖宗列聖深仁厚澤之休養生息者既深且厚而翁之
生當熙洽之朝居畿內之地禀氣惇厖賦性粹純而究
沴不生暴橫不作遂得以安於田里力於貢賦贏其所
入以供伏臘以全天真而歌
帝力於何有夫何怪其年登耄耋身履康強以遊乎壽
域之中雖由此而躋遐耇如古至人之長生久視吾知
其亦不難到矣翁生於永樂己丑其七十誕辰在明年
秋九月太常樂舞生呂敬玄其甥也乃預之予此文蓋

其鄉舊俗賀壽者以立春日為始則今年臘月二十四日敬玄當往拜翁于第矣世恒言古今人不相及凱風寒泉之心不可望之後世而士遊于方之外者則又謂其忘親戚虧倫理如呂生者此豈可以槩論哉

送静怡翁歸荆溪詩序

静怡翁姓李氏字尚友静怡其别號也其居在荆溪之陽有園田之饒泉石之竒翁居之有以自老無求於人無事於出遊故屨不及隣杖不于鄉者常曠時浹月而人亦無自見之翁有子庭芝舉進士知弋陽縣稱治御史行部劾薦之陞南京太僕寺丞去翁日久翁念之不

置以其官署在滁陽甚近也將一往視之猶遲徊數四今年秋始克道金陵拉其友李中書應禎偕行至滁無何且言旋應禎謂翁勝遊人所難遇而在翁尤難蓋非其性也滁自經歐陽公品題之後士以不至其地爲歉翁可虛其行耶遂縱臾入瑯琊諸山博覽奇勝由江浦渡江泊秦淮顧瞻都邑以盡其大觀逕翩然歸不可留矣應禎既自作記又分題作詩送之謂予鄉人宜爲序夫居與遊異道也天倫之樂與朋友之歡異情也二者不可以兼得昔蘇長公遊石鍾山獨于邁與俱初無賓從至泛舟赤壁雖二客亦不能從而且悄然悲肅然恐

其於適定省於睽違慶合弁於離索以極其遊觀之樂於一時者蓋長公之所不能兼也翁今乃兼得之抑又非茲遊之難遇哉雖然蘇公天下士也其平生足跡所至將不下司馬子長然猶愛荊溪山水之勝曰買田陽羨吾終老至其晩年歸自嶺表卒不能一朝以居而翁乃居之以終老焉則翁之兼得於蘇公者又豈特茲遊而已哉翁歸以所得之富發而爲賦詠之工以激遺響於無窮予尚冀其能兼也誄曰吾知尚隱而已焉知其他是誠無事於遊也是非予所可知也

贈高助教考績序

朝廷於兩京胄監之屬必遴選文學老成之士授之尤
必久其秩次專其職守往往官雖遷而任不移故有已
陞翰林檢討而典教固自若者蓋以為教必久而後興
學必久而後成庶幾師道可立而作人有效甚盛典也
南監自戊子簡官之後六館師儒多升自郡縣無久任
者故亦久之翰林兼職今年春助教高君大用滿九載
當兼歲之二月治裝北上監丞蕭君偕諸僚友出祖于
郊以序屬予大用名鼎湖廣安陸人正統乙丑由鄉舉
授廬江訓導陞　韓府教授改岷州衛學秩滿而陞助
教以春秋教授學者嘗曰春秋聖心之發見也學者當

知聖人之心以講求筆削之旨苟有得焉雖生於偏州下邑亦不啻在鄒魯之邦登洙泗之堂況居首善之地饜賢士之關者乎夫既有得雖窮而在下隱微之間而有廟堂之顯幽暗之際而有日月之明況駸駸嚮用將有位於

聖明之朝者乎又云春秋之世有諸侯舉俊造之法者如齊威之問蔽賢者有舉蔽才者有罰此一國之制也有諸侯用國子之法者如季文子之忠叔孫穆子之公之出于魯子產之惠子太叔之美秀而文之出于鄭此一國之士也況爲天下士而遊于

天子之學者乎可不勉哉學者聆其言服其教皆充然有得通經學古以講以習成德達材不躐不躋而君之績亦成矣將由是而陟翰林官檢討亦舉此而措之而已何也檢討者史官也作史不本於春秋非直筆也學者沉潛乎經以求夫義理之蘊奧而後博觀乎史以考夫世變之得失然則君之卒教於諸生者又將有待於他日也

贈武學教授楊君序

武學教授楊君澤民山右河津人前禮部侍郎薛文清公門下士也通春秋舉鄉薦景泰甲戌授陝之涇陽教

諭九載陞今職至是又滿九載將解任去武學諸生感其造就而冀其有以卒教之也相率赴總兵參贊請留而楊君懇辭曰吾父母老矣山川脩阻迎養不逮違父母之定省而耽師友之講授不識諸生所以願學於予者舍大倫其何以也於是告行於其鄉侍御宋君鄭君二君以其言告予請為序贈嗚呼楊君此所以為卒教之也楊君在武學以嚴立訓以正律已武弁子弟之從游者咸有以格其冥頑警其媮惰俾之修文講武以討論乎經史閑習乎韜略蒸蒸然有起而發身科目者至於蔭襲而去以馳聲於戎律者尤踵接也此士大夫之

知楊君謂其爲教之成也抑孰知其所以教者則又有本也夫武臣之不知君親大義久矣故有臨難而苟免見利而忘害者臨難苟免必不能委身徇國見利忘害必至於虧體辱親故君於忠孝之道義利之分每諄諄焉使從游者果能有得於此而佩服之他日處之大任委以重寄又豈無作捍方隅克平大憝以無負

上命增光先烈者哉雖然古嘗有建武學于武成王廟者有選武臣之通知兵法爲教授者其舉而教之不過諸家兵書與歷代用兵成敗試而用之亦不過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而已其視我 國家之所建置楊君之

所教喻豈可同日語哉

三舍劉氏族譜序

太常少卿安成劉君紹和嘗續其先世譜諜旣自序以鍥諸梓矣又徵予一言首簡劉氏其先南康人江南李氏有國時有仕爲其工部尚書諱適者其始祖也子君造吉州推官孫璞舉進士未授官而李氏失國工部率其子姓隱居安福之谷木塘鄉人猶以貴冑目之更名進士塘至宋有曰愍曰貟曰知剛者三世皆補成均上舍生故鄉人又目其居曰三舍終宋之世簪紱蟬聯不絕然則劉氏故衣冠族也族譜始作於九世祖南壽至

十六世祖頊又續修之傳二十有四世矣合族千餘指分房數十派而居不出鄉統不違宗祖雖遷而傳次不棼服雖盡而愛敬不渝此譜之力也夫譜以奠繫世辨昭穆周官小史氏之職也宗法廢古猶賴有譜叔世以還譜學又廢或作於先者無傳或述於後者罔繼衰宗落族無足恠者至於世臣大家亦復寥寥噫吾何藉以徵文獻哉是宜紹和之致意於斯也抑予聞宋下江南凡李氏故臣多錄用之獨工部耻事二姓遂去顯卽隱棄富貴如敝屣及宋亡文信公舉義其十四世祖號華隱者特犖米犒師公異之欲屈授一官去不顧世德相

承至紹和之考贈太常少卿祖昭累葉益修行誼然則劉氏固禮義之族又非特衣冠而已也舊譜凡若干卷紹和益修之又若干卷列圖分註於所自出者爲詳親親也其本也又益以簪纓志一卷凡仕有秩次者與焉貴貴也夫貴貴義也親親仁也仁義者君子立身之大節治家之大關也紹和既允蹈之皆爾後人尚欽承之以無隳其基哉

贈盛用美序

予友魏湖華守正以書來屬文爲盛用美贈曰正頃屬疾幾殆他醫所斃獨用美治之有奇效是正之餘生皆

用羙之賜也先生念我幸為致一言酬之予亦頗聞吳中近時有盛用羙者以醫鳴于時其學蓋得之厥祖起東先生而益加研習鄉人有疾者皆不之他醫之用羙用羙皆樂然應之皆應手取效疾雖危篤亦以劑投之曰吾不能坐視其斃也予又聞用羙性明敏嘗習舉子業遊場屋不利遂棄去業醫凡施之治証有升降浮沉寒熱温凉之候皆推吾儒者所論陰陽之理以會通之施之接物有拯危起廢棄責却饋之類皆即吾儒者所行仁義之道而擴充之然則用羙雖不獲致顯位蜚英聲而其恵亦足以及人其名亦足以有聞于世此古人

所謂達則為良相不達則為良醫為是故也雖然良醫亦未易多得也在勝國時有金華朱彥修者少亦務儒業嘗試秋闈弗捷亦去而從事於醫得其要領折衷群言歸之至當說者謂彥修能集醫家之大成夫醫一藝也而謂之集大成為醫者一介士也而上以擬之天子之相此豈可以語之庸妄人哉用美之始也由儒而入其蹊徑既與之同其終也以醫而成其歸宿不容於不同用美勉焉使後之稱用美者亦猶今之稱彥修顧不偉歟

予伯兄廷序號學古以永樂辛卯生今年庚子壽登七十秋七月十又六日其降誕之辰予官于茲不能奉卮酒為壽適兒子沂奉使南歸乃為文以授之俾獻於兄曰兄知所以致壽者乎蓋非徒本乎天賦而亦係乎人事也夫壽之本乎天故也然亦有不能全乎天者不能攝生以嬰疾疢不能安生以罹憂患於是乎盛者衰豐者嗇而天閼隨之矣先正蘇長公嘗言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疾而心無憂兄則無是二者矣此其心安得而不樂其年安得而不永此其所以能盡乎人以全乎天者有非他人之可及也兄為人天性闓爽喜作詩工詞調

不善飲酒而喜見客醉每客至必苛留豐設或探策或藏鉤必勝乃已即不勝亦引滿不辭歌童三五輩又時出佐歡客去酣然自適遇非飲客則瀹茗談棊坐隱終日人有不善必諷戒之有患難者為之紛解故雖强禦得王學古一言即帖帖服子弟有不秉德迪義其父兄必相與恐曰無使為王學古所貶也兄有子三人皆岐嶷不凡有別業在城東數里歲入取供伏臘不求餘贏近制有輸粟佐縣官者給冠帶其力可以致之不屑也此其心視富貴為何物也嘗試觀之世非無貴富者也或役精神以避罪譴或決性命以供嗜好鞅鞅焉汩汩

焉欲求如兄一日之樂且不可得尚敢望七十之年乎此天與人兩失之似無足道也兄先仲父存義公冢子也公二子其季爲養蒙兄以才賢膺薦爲杭贊府陞江西臬司令致仕家居與兄相從于林下久矣予去此亦乞身于　朝以歸從兄遊然予與養蒙兄亦貴仕矣亦幸而無饕溺不識兄之所以能樂而忘老者可少推及於二仲否乎

送廣州通判明君赴任序

西蜀明君良弼爲學録助教于南雍既多歷年所今年秋始用天官薦陞廣州通判先是兩京監官之超擢不

次與諸司等其去而激卬自奮亦無在諸司後者近數年來頗於監官蘄之謂彼儒者也其所任者教爾或未達於政其所自負者道德爾或無志於功業故雖有有為之才不渝之操亦無所於施常抑厭以終老焉至是天官卿始修故事於兩監羣僚中特薦三人為郡通判良弼其一也 命下之日六館諸君咸以為賀且請言為贈予竊有未喻者焉予聞之古人善論人者先道德次功名謂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動其心也善治人者先教化次刑政謂教之而不帥者有政與刑以齊之也至後世用人乃以功名為重道德為輕政刑為急

教化為緩此其故何哉古人謂通天地人曰儒夫天地
人三才其道博矣而儒者通之其於效一官勤一職何
有至後世以儒為不足用謂不達時宜幾敗乃事甚者
詆其術為謬悠責其效為闊踈此其故又何哉雖然是
亦吾儒者之過也深自韜晦而無事乎表曝也重自斂
退而無干於進取也官之閒劇不卹也時之久近不較
也不然如良弼者胡為乎久淹學省而始膺一剡之薦
佐一郡之理哉良弼去是日履亨途日躋華要宜發舒
所蘊見諸行事使德澤加於民功業建於時名聲彰於
上下使人知吾儒者之道大用之則大行小用之則小

行如此則諸君子亦可以彈冠矣

送林貢士歸莆序

莆臺林與度由戊子鄉貢會試禮部不合輙罷去南歸故鄉其舅氏達君家金陵取道謁焉間因其鄉博士鄭君謁予成均之署既而別去達君請予言為贈予聞莆田之林唐九牧裔也簪紱相承代有顯者至 國朝以德行文章師表後進如學士恒簡先生其尤顯者也先生立朝三十五年

今上嗣位之初體念舊臣得請老而歸今年壽八十有五其家子伯安篤孝養任幹蠱之責少子季厚傳家學

膺賓興之選與廌為先生之孫伯安之子又能與季厚先後取儒科階顯榮此先生之所以樂而忘老也予又聞達氏亦中州名家宣德間有諱昭者官監察御史以風裁擅聲一時其墓木拱矣而其子壽猶不食示訓服詩書修禮義與士大夫遊以能無墜其家聲與廌於侍御為外諸孫於壽為甥亦復以才能著稱以名位見期此達氏之慶所以未艾者又不獨亢其宗而已也於戲世固有都高官食厚祿以貴富其身者矣求其後之無替者蓋少也孰能世濟厥美於千百年之久如林氏之子孫者乎固有襲世業叙宗衮以庇賴其家者矣求其

不忘乎他族者抑又少也孰能追念渭陽之情于數千百里之遠如達氏之甥者乎此與度所為可嘉而達君所欲為贈也古人有言公之子孫必復其始又云當為外氏成此宅相與度固有志於斯矣則於所謂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以聖人之書而起君子之林其可不益加勉乎哉

送博士柴君致仕序

成化十六年春國子博士柴君以年滿七十辭位而去天官卿為言於
上詔許致仕復其家命有司以禮相遇　恩至渥也君

捧部符南還與橋門舊游言別衆咸惜之謂予當爲序贈君名誠字惟一衢之江山人世爲邑望姓稱嵩高柴氏蓋其族嘗出神童者二擢科第躋顯融者難以數計衣冠文物遠有代敘而君又其族之彥今之傑然者也君以易學領正統辛酉鄉薦授河南鄧州訓導九載陞開封密縣教諭外艱服闋改常之江陰九載陞順天府教授又九載而陞今職君歷官三十年凡三考皆書最其最後在順天其勞績尤多生徒由科貢起者六十人登進士第者十人一時稱君爲善教夫太學萃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博士實司其考課博士得人則士知激

勸學無怠廢此古人所以必求端師老儒使居其位無愧於其道處其職無墮於其業而後可以免倚席之譏承奪席之寵然則如君者正恐其不能老爾而顧以老辭去此吾所以未喻而諸舊游所以深惜之也雖然教學所以導世而隆風俗也壯而仕老而休導之以知止足之分也進以禮退以義隆之以成遜讓之風也審如是雖使年老而求去亦不失為君子不違乎出處大義矧君之既老哉將由是而使世之仕者皆知重名節無夜行不休免為後生輩描畫則君之有益於時其功不尤重於教學哉

林霏集序

冬官主事吳君汝貴之奉使江南也請予題其所謂林霏集者曰此琢先曾祖所作也曾祖字宗本號青霞生國初隱居長興之呂蒙山謝絕世故日與騷人墨客觴詠爲樂意有所得輙形於詩嘗扁所居之軒曰林霏因以名其集焉曾祖既歿先祖樵樂翁刻置家塾傳示後人既而先世父青神尹孝春復增輯之鏤板武林書肆庶幾其傳尤廣後不幸肆之旁舍火板刻盡燬今承事郎仲父孝衍封工部主事家居孝思重刊之會琢歸自京師語以其故且各捐貲爲筆札工梓之費琢承命録

以成編賸材召工卜日鋟梓惟是今日所以重刊之故不可無述敢乞一言以弁諸首夫詩自漢魏以來代有作者然莫盛於唐繼唐而稱盛者曰宋曰元而尤盛於我　朝蓋三光五岳之氣既完而大音斯振故當是時非獨廟堂之上公卿大夫之樂盛際者作為歌詩和平溫厚渢渢乎治世之音雖閭里之間布衣韋帶之士亦各以其所得嘯歌謳吟於山巔水涯者亦皆豐融宣暢而無抑塞感歎亡聊之聲是固氣運使然亦未必不繫乎其人之賢之有所感發而興起噫如公者是也公讀書樂道雅有風致雖丕逢　盛世當家道之亨而能不

艷榮利脫畧紈綺以放情於丘壑寄興於篇什觀其措辭命意雄渾超軼直欲與一時達者爭工拙不復如古所稱窮人之言有拘留泥滓間意也惜乎其平生所作多不存槀而猶幸有此集之存以收拾於散逸之餘刋復於煨燼之後謂非其有子孫之賢不可也傳曰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不明不仁君子所耻予既追慕公之高風而尤嘉公之有賢子孫故為序以傳之

壽陳都閫六十詩序

浙江都司都指揮僉事陳君文字彦章致閫外事之明

年其春秋六十其友趙荆州士英将往壽之乃自為詩若干首又求諸搢紳詩若干首以屬予序且曰彦章吳興之世胄也年十七襲父蔭為温州衛指揮其為人謙退不驕矜其與人恭而有禮其御下寬簡治事明決數承公檄防禦海道藩臬臺察交章論薦遂進今職始鎮金華尋還視篆既而頻年董漕勞績茂著年甫五十有九即惓惓求退冢子綱嗣官于温仲子綺膺薦為遂安伯府教讀君於是放情湖山之間以優游暮齡其将來福履固未艾也又曰彦章雖武臣而雅好文墨讀書喜吟工染翰居處服玩如儒諸生至論其履行飭躬改過

不吝親賢取友樂善不倦又有吾儒者所不能也噫有是哉古未嘗無名將也關盪冠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張益德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吳西河猜忍貪而好名王子均遵履法度而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廉將軍既老猶被甲上馬以示可用馬服君有子徒能讀父書傳而不知合變之數公者皆人豪也猶不能無遺憾焉然則如陳君者世豈可以多得哉美郄穀之詩書頌吉甫之文武此作者意也予不敏為序以引之

贈江西僉事陳君序

士君子有道可行而又生當可為之時官居可施之任

如直夫者世豈可以多得乎哉夫士常患於不知道知
之或不必能行知之而能行而或不能無出位之嫌後
時之歎此天下所以善治常少而鄙夫憸人之所為接
跡於後世也直夫名壯字直夫天分最高自為儒生已
卓有立志讀書窮理闊視一世暨登進士為御史于今
二十年未嘗一日廢學與士居予游未嘗不談道蓋不
徒如世俗之吏之汩汩簿書悻悻勢位以苟且一事誇
詡一時而已也直夫篤行務率履事親盡孝親歿居喪
盡禮終制猶日居倚廬足不涉公府若將終身焉所親
為强起之未幾遂用薦陞江西按察僉事先是江西有

二陳僉事曰廣東陳孟祥東吳陳粹之皆能揚風裁持法比督剌訊讞為郡縣吏所畏服士大夫所推奬説者謂直夫今往繼粹之其聲稱當不在二陳下當與之為三予曰不然充直夫所為抑豈徒揚風裁持法比以督剌訊讞為能而已哉盖亦有道也道者治之本而法其末也外道以求法棄本而逐末吾未見其為能也大江之西多文獻大邦其君子業儒其齊民亦勤生好義然不能無暴横之侵訟獄之擾者非其性然也顧所以治之者非其道也使為上者能以身率之而施之以仁行之以禮明以燭隱微公以决是非以恤其利害同其好

惡民未有不翕然從化而治道成矣然所謂道者固非高遠難行惟不遇其時當其任雖有志而無所於施也今直夫既遇其時當其任其能有為也必矣將由是以尚論古人自當以濂溪考亭諸君子之提點刑獄為師法詎容以令人自畫耶

毘陵送別詩序

巡按南畿監察御史劉君士元之受代將還予適歸自南雍興之一再接識挹其儀容聆其言論知其為溫厚坦明恂恂然君子人也然未悉其所以施諸政者君既去吾常士大夫各出所為贈君詩示予太守孫君偉德

聯而為卷以屬予序予於是知君之巡行郡縣非徒糾繩刺督以雄劇自任而於敷求人瘼勤宣
帝命以拊循為務尤惓惓也蓋當是時江東數郡歲屢不登而頃年尤甚春夏之交亢陽為沴上田焦鑠比秋霪雨水溢壞民居墊下田東穗無孑遺而民殆不聊生矣君視之惻然檄諸郡所為振贍之方甚備繼又為章以達之
天子陳說皇皇不給之狀言甚切至民於是感君恵愛頌君休美以傳之士林播之聲詩長言永歌不一而足此豈可以徼求而倖致之也予嘗以為御史者

朝廷耳目之官也夫以一人之耳目不能徧及於天下於是寄視聽於御史俾之周游天下以廣聰明決壅蔽洞燭幽隱布宣德澤此其大端也然或者謂非其職曷若揚虎視之威厲鷹鸇之志以動搖山岳震懾州縣使民有不幸而訴其寃者如訴之於天州縣有不便而謁其所欲言者如謁之於鬼神情下窒而不通澤上壅而不達如是而謂之耳目之司此可為知務者哉君獨不然凡一令之行一政之施必求以體

上之心順民之欲使大江之東數萬赤子無不曉然知

吾
聖天子所以憂勤蚤夜以安全之吾
聖天子之心又無不瞭然知斯民之敝而圖所以為安全之計然則如士元者可不為賢御史也哉士元行矣還奏稱旨右官穹秩拾級可至由是而綱舉百職柄持衆政以為
朝廷之倚毗生民之愛戴庸詎止於一方一事而已哉

賀稽勳主事程君序

浮梁程君廷珙字獻之以明經登成化乙未進士第授吏部稽勳主事三載奏最給
勅命封其父忠愛翁如

其官贈其母洪為安人其同年友戶部主事衣君宏請
文賀之君自少力學有志尚提學僉憲李公齡按試之
第之羣儒之首薦升于庠而謂其有決科之才既而君
果策名薦書列職郎曹貤恩顯親席寵門緒以無愧於
負荷無負其許與豈不為可賀也哉雖然君之志固不
止此也蓋君自涖職以來其曹務既簡而力學不輟每
公退輙就其署南偏之靜軒讀所未讀之書而授二三
子于其間軒之前有杏一株相知者為扁曰杏臺君亦
自賦詩見志既乃併謝其所授徒以專意於學自六經
諸史以至百家傳記之言靡不博涉自羲文周孔以及

濂洛關閩之學靡不研究以訂其舛訛求其端緒蓋不造其極不止而推之以行道濟時以致君堯舜躋世唐虞不底於隆平不已噫此其志如此豈不尤可賀也哉夫士不知學久矣其始也既奪於科舉之習而不暇學其終也又陷於形勢之途而不果學求其平生之所謂學者皆不過剽竊枝葉之文縱橫功利之說棄本而逐末徇私而害理此士所以止於今人而世道所以不復於古者深可慨也程君乃有見於此以遐騖遠舉以日趨于高明臻于遠大此予所以有感於君而樂道之也君尚勉焉

華氏傳芳集序

無錫之鵝湖華氏有傳芳集華之長老曰守方者以屬予序且曰此五世祖東湖所錄也自吾高祖栖碧以上凡九世當時名人碩士投贈詩文與夫墓銘宗譜大率皆在而以吾始祖孝子事傳冠焉蓋集未成而東湖即世吾曾祖貞固續成之手錄以藏于家而吾祖樂勤與叔祖樂農又續以近代詩文以鋟諸梓歷年滋久板刻磨滅間有先後失倫之病先考嘗有志刊正未果方謹承先志又續之以命吾子烱燧[illegible]考訂而翻刻焉敢以序請予惟世所稱名門右族孰不欲遺胤祚於無窮要

聲光於不泯而卒有未能者此其故何哉盖所傳者或非其道也位高者有世祿家鉅者有世業是若可以傳矣數世之後求其能必復其始者幾人弗棄其基者幾家此貴富者之不足恃而其所可恃者乃有在於世德也君家自孝子以来迨君之子若孫自齋建元辛酉以迄今成化辛丑閱千禩凡三十有五世矣而一德相承前作後述孝義貞烈歷歷可指如前日事使人仰其芳聲如蘭薰桂馥挹之不厭夫何惟其傳之久而無墜也哉或者謂當時與孝子同傳如薛天生劉懷胤者其名已不為人所知孝子之名特係乎其後之盛雖傳亦不

作可也況斯集乎是不然孝子慈孫之能紹述其先烈者必見與於名世之人而潛德幽光之欲闡揚於後世者必資當代文章之士由是觀之所謂絢春花於文苑垂秋實於詞林則斯集也信乎其可為傳芳也

瞻雲詩序

監察御史江寧趙君儲秀間示予瞻雲之詩且告以其故曰英父名忠字惟一今年壽七十九矣然素無恙英第進士之前一歲辛卯因風眩失明未幾英出知宜陽縣遂迎父就養比官內臺亦輿父養京師扶持起居伺候顏色意之所欲不煩指使吾父之心驩焉殊不以疾

為苦也庚子夏奉 命使蜀檢邊備蜀道險遠吾父積憂成疾迨竣事回始安英慮復有使如前日者以重貽親憂具疏乞外補或遷職散地以無違膝下未上而有畿內巡鹺之命因竊自慶旣近得聞親庭消息或間得歸以問起居辛丑十月十有二日為吾父誕辰前期戒家人裝歸將以是日稱觴介壽罄一日之歡而竟以王事覊縻弗果心甚歉焉越明日都憲張公總戎陳公漕畢歸舟過滄留飲其故人之子庠生張麒所麒命子蘭孫歌詩侑觴及予而有志養堂前驄馬歸之詠盖元趙文敏公為趙子敬御史所作其官與予既同而姓又

同而養親之志又無不同至於卒章所謂不須更上陳情表椿壽康强世所稀又與予具疏中止事適同張公於是喜以為一歌詠之中而有數事相契殆若非偶然者因和韻見遺既而在座諸公皆和之已聯為卷願先生不鄙序一言於首則區區此志不惟適符於前抑或遂貽於後也予聞之詩家有以今日之言為後日之讖未聞有以古人之詩道今人之事者也然此詩乃與儲秀事合凡儲秀之藴於心而未宣於言者古人已預言之童子已先知之豈不為大奇也哉傳曰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凡動天地感鬼神者率惟一孝流通孰謂此詩

之歌而非儲秀之孝之所感動也哉不然古人邈矣童子何知二三君子亦何為乎賡歌諷詠以重發其旨哉

成化壬寅二月二十九日在興濟舟中書

重慶堂詩序

越之新昌有衣纓世冑曰何氏何之族有魁傑士曰世光舉明經登己丑進士第拜山西道監察御史立朝謇謇有古臺臣風當是時其父封御史樸菴公母孺人呂氏皆年踰六十其祖父素翁先生祖母俞氏皆年踰八十皆康強無恙皆樂而忘老而世光以賢孫子居祿侍下因顏其堂曰重慶之堂求諸搢紳作詩詩成以屬予

序予聞越中山水惟新昌為最勝天姥沃洲環于左東
山剡溪列于右四明拱于北南明五山揖于前而何氏
自五代時来居邑中鍾山川之秀靈而壽考生焉理固
然也雖然亦豈不由乎家之積累哉何氏之先世稱長
厚蓄德抱道隱休委祉俾耆俾艾延及苗裔此文言所
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雖然亦豈不由乎身之好脩
哉先生行義推重一方俞夫人令德稱賢三族御史公
既褒誠繇善呂孺人允含和蘊淑視履考祥保終蹈吉
此履之上九所謂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夫世以父母俱
存為具慶祖父母俱存為重慶慶而至於具至於重夫

豈不原於大與有餘者哉抑予聞何氏在先朝有諱茂
者仕吳越錢氏為輕車節度使諱增者為評事諱湜者
為永州刺史諱雲者為行省參議諱夔者為常山迪功
郎諱公壽者為登仕郎濬貢進士諱暘祖者知建中縣
入 國朝諱友諒者為本邑訓導諱泰者為工科給事
中諱用常者為其縣丞蓋代有顯者而世光承之卒復
其始由名進士為賢法從右官華秩拾級而至存恩介
賚可計日待世光位望方隆而高堂年齡有永所謂豐
福吉祿繁榮重慶將繼自今其慶澤綿延有巳哉

思軒文集卷之七